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呂本中詩集校注

第五冊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呂本中詩集校注

第五冊

〔宋〕呂本中撰
韓西山校注

中華書局

東萊詩外集校注卷三

宿石頭多寶寺_(一)

四山環其外，一峰屹當中。支徑轉屈曲，雲峰踏飛鴻_(二)。僧居架蒼崖，高下潛相通。昏鍾罷香火，餘音裊寒空。梅開何處花，吹香到簾櫳。回望雲山城，木杪殘陽紅。愁心易生感，滿耳唯松風。對酒成浩歌，漂零見涂窮_(三)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石頭多寶寺：《江西通志》卷一一《寺觀·瑞安府》：「多寶寺，在高安縣石頭街。寺倚嶺，有古塔數座。」此詩當作於建炎二年冬或三年春在筠州時。

〔二〕支徑：小徑。蘇轍《天竺海月法師塔碑》：「有盜夜入其室，脫衣與之，導之出門，使從支徑逃去。」雲峰：高聳人雲的山峰。謝靈運《酬從弟惠連》：「寢瘵謝人徒，滅跡入雲峰。」

〔三〕浩歌：放聲高歌。《楚辭·九歌·少司命》：「望美人兮未來，臨風愴兮浩歌。」杜甫《玉華宮》：「憂來藉草坐，浩歌淚盈把。」漂零：即飄零，飄泊流落。杜甫《衡州送李大府七丈勉赴廣州》：「王孫丈人行，垂老見飄零。」蘇軾《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》：「漂零竟何適，浩蕩寄此身。」塗窮：即途窮。處境困窘。南朝宋顏延之《五君詠·阮步兵》：「物故不可論，途窮能無慟。」

兵亂後自嬉雜詩（二十九首）

晚逢戎馬際，處處聚兵時（二）。後死番爲累（三），偷生未有期。積憂全少睡，經劫抱長飢（四）。欲逐范仔輩，同盟起義師（五）。自注：近聞河北布衣范仔①起義師。

【集評】

劉克莊：士大夫當離亂時，有幸有不幸者。簡齋云：「浮世身難料，危途計易非。」東萊云：「後死翻爲累，偷生未有期。」誦之皆可悲慨。（《後村詩話》前集卷二）

紀昀：五首（是詩二十九首，《瀛奎律髓》選五首，爲一、二、五、九、十四）全摹老杜，形模亦略似之，而神采終不及也。三四好，結太率易，此欲爲老杜而失之者。（《瀛奎律髓彙評》卷三二《忠憤類》）

【校記】

①范仔：黃本墨丁，據《瀛奎律髓》補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兵亂後自嬉雜詩：這組詩，作於靖康圍城之後。非一時之作，所言之事亦非以時間先後爲序。

〔二〕晚：暮年。靖康元年，本中四十三歲。聚兵：聚集軍隊。《史記·呂氏本紀》：「諸呂又擅自尊官，聚兵嚴威，劫列侯功臣。」《周書·太祖紀》：「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以應東魏，至是來降。」宋蔡襄《泗州登馬子山觀漕亭》：「聚兵三十萬，待哺無容歉。」

〔三〕後死：死在後。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。」何晏集解：「文王既沒，故孔子自謂後死。」韓愈《祭十二兄文》：「維我皇祖，有孫八人。惟兄與我，後死孤存。」

〔四〕積憂二句：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卷七六，靖康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記事：「自帝蒙塵以來，雪雨不止，物價日翔，斗米一千二百，麥斗一千，驢肉一斤一千五百，羊肉一斤四千，豬肉一斤三千，今不復有也。小民於池中取魚藻五味芼之以賣，城中貓犬幾盡，游手凍餓死者十六七，遺骸所在枕藉。」又卷七七，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記事：「圍城日久，餓死相屬於道。」

〔五〕范仔：河北義軍的首領，史無記載。同盟：共結盟約。據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卷一〇八，建炎元年（即

靖康二年，五月高宗即位後改元。六月十四日詔書稱：河北、河東兩路「其忠義軍民等，倡義結集以萬計，邀擊其（北撤的金軍）後，功績茂著」。可見當時兩河義師之盛。范仔可能是早起的一支，且名傳京師，詩人打算追隨他，與他共結盟約，起義師抗擊金兵。

羽檄連朝莫，戎旃匝邇遐^(一)。未教知死所，詎敢作生涯^(二)。東郭同逃戶，西郊類破家^(三)。萍蓬無定迹，屢欲過三巴^(四)。

【集評】

紀昀：次句笨拙，五六太質。（《瀛奎律髓彙評》卷三二《忠憤類》）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羽檄：緊急軍事文書。《史記·韓信盧縮列傳》：「陳豨反，邯鄲以北皆豨有，吾以羽檄徵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今惟獨邯鄲中兵耳。」裴駟集解：「魏武帝《奏事》曰：『今邊有小警，輒露檄插羽，飛羽檄之意也。』推其言，則以鳥羽插檄書，謂之羽檄，取其急速若飛鳥也。」晉左思《詠史》之一：「邊城苦鳴鏑，羽檄飛京都。」李白《古風五十九首》之三二：「羽檄如流星，虎符合專城。」戎旃：軍旗。李白

《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》：「霜臺降群彥，水國奉戎旃。」元結《賊退示官吏》：「忽然遭世變，數歲親戎旃。」

〔三〕死所：死的地方。《左傳·文公二年》：「箕之役，先軫黜之（狼曠）而立續簡伯。狼曠怒。其友曰：『盍死之？』」韓愈《答張十一功曹》：「未報恩波知死所，莫令炎瘴送生涯。」

〔三〕逃戶：爲逃避賦稅而流亡外地沒有戶籍的人。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：「宇文融獻策，括籍外羨田、逃戶，自占者給復五年。」蘇軾《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》：「三年東方旱，逃戶連畝棟。」破家：家庭被毀滅。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卷七〇，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記事引《遺史》云：城破之日，「軍兵乘亂恣行劫奪，略無忌憚。士庶皆奔走，城東徙於城西，城西徙於城東，征行交互，莫知所適。父子夫婦不相保守，至有全家自縊自殺者。又有由東西角門而入舊城者，汴、蔡兩河遺棄老幼屍骸堆聚，哀號之聲，所不忍聞。公卿大夫皆布袍草履混迹塵世，雖貴戚之家，皆泥土滿面不洗拭，衣衫絮紙被，取類丐者。是夜四壁火光猶赤，照耀城中」。

〔四〕萍蓬無定居。「三巴」：巴郡、巴東、巴西合稱。相當今四川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東的大部分地區。萍蓬：喻行蹤轉徙無定，如萍浮蓬飛。杜甫《將別巫峽贈南卿兄漢西果園四十畝》：「苔竹素所好，晋常璩《華陽國志·巴志》：「建安六年，魚復塞胤白（劉）璋爭巴名，璋乃改永寧爲巴郡，以固陵爲巴東，徙（胤）義爲巴西太守，是爲三巴。」李白《長干行三首》之二：「坐愁紅顏老，早晚下三巴。」

胡騎倡狂甚，連年窺兩京^(一)。貪饕期竭澤，翦戮遂盈城^(二)。國論多遺策，人情罷請纓^(三)。有誰似南八，血指衆心驚^(四)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窺：覬覦。兩京：宋言兩京指東京汴梁（開封）、西京洛陽。徽宗宣和七年（一一二五）十月，金下詔攻宋，使完顏宗翰攻太原，完顏宗望攻燕山。宗翰兵圍太原，久攻不下。宗望攻燕山，守將郭藥師降金，圍中山府不能下，繞道南下，次年即欽宗靖康元年正月圍汴京，二月撤離。同年十一月再度圍汴京，城破，俘徽、欽二帝。金人在建偽楚傀儡政權後，於靖康二年（一一二七）二月撤離。

〔二〕貪饕：貪得無厭。《戰國策·燕策三》：「今秦有貪饕之心，而欲不可足也。」竭澤：即「竭澤而漁」的省語。《呂氏春秋·義賞》：「竭澤而漁，豈不獲得，而明年無魚。」《孔子家語·困誓》：「竭澤而漁，則蛟龍不處其淵。」蘇軾《和擬古九首》之六：「本欲竭澤漁，奈此明年何。」翦戮：剪除斬殺。《南齊書·東昏侯紀論》：「東昏侯亡德橫流，道歸拯亂，躬當翦戮，實啓太平。」唐李德裕《太原狀》：「若兵力可及，便須翦戮。」金兵第一次圍城，索金五百萬兩，牛馬萬匹，表緞百萬匹，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間三鎮地，並宰相、親王爲質。第二次圍城，索金一千萬錠，銀二千萬錠，帛一千萬匹。於是

大括金銀，金價至五十千，銀價至三千五百。金又索京城驛馬，括得七千餘匹，悉歸之。金人以括金未足，殺戶部尚書梅執禮、侍郎陳知質、刑部侍郎程振、給事中安扶、梟其首，乃下令曰：「根括官已正典刑，金銀或尚未足，當縱兵自索。」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卷七十二，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記事：「督責金銀。委御史臺、大理寺、開封府根治。朝廷以金銀之數未敷，督責甚峻，仰御史臺、大理寺、開封府見捕輸納愆數踰限者根治，雖戚里權貴豪族，官至承宣使婦人封邑至恭人、夫人皆荷項考掠，期於必納而後已。」又同書卷七六，十二月十八日記事：「根括金銀尤急。凡親王、帝姬等則由道君聖旨拘收，兩府執政並開封府提事使臣則由御史臺，內侍官並三省密院職級等則由開封府。京城四壁騷擾不安。金帛之輸，日用萬人。」又同書卷七二，靖康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記事引《遺史》云：「金人既破京師，駐兵城下，慮有四方勤王之兵，乃焚戮四輔州郡，以怠援兵之心。故分兵攻穎昌府，何志同棄城遁走，金人據其城，根括金銀物帛鞍馬不勝計。又三日縱火殺人，死者十七八。」金人退出汴京時，將根括的金銀、馬匹、皇家的珍寶、器皿、車仗、圖書典籍及能工巧匠悉數擄走。

〔三〕國論：有關國家大計的言論、主張。《漢書·薛宣傳》：「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，宣已有效。其法律任廷尉有餘，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，斷國論。」遺策：失策，失算。《呂氏春秋·貴當》：「荆有善相人者，所言無遺策。」高誘注：「遺，猶失也。」罷：疲弱，缺乏熱情。請纓：見《漢書·終軍傳》：「南越與漢和親，迺遣軍使南越，說其王，欲令人朝，比內諸侯。軍自請：『願受長纓，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。』」後以「請纓」指自告奮勇請求殺敵。杜甫《歲暮》：「天地日流血，朝廷誰請纓。」罷請

纓，缺乏請纓的熱情。靖康禍起，宰執專務退避求和，士氣、民氣大傷，所以有「人情罷請纓」之論。

〔四〕南八：唐安史之亂中張巡部將南霽雲，行人，故稱。血指：斷指滴血。韓愈《張中丞傳後叙》：「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（進明）也，賀蘭嫉巡、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，不肯出師救。愛霽雲之勇且壯，不聽其語，彊留之，具食與樂，延霽雲坐。霽雲慷慨語曰：『雲來時，睢陽之人，不食月餘日矣。雲雖欲獨食，義不忍，雖食且不下咽。』因拔所佩刀，斷一指，血淋漓以示賀蘭，一座大驚，皆感激爲雲泣下。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，即馳去。將出城，抽矢射佛寺浮圖，矢著其上磚半箭，曰：『吾歸破賊，必滅賀蘭。此矢所以志也。』」《新唐書·張巡傳》：城破，巡被執，敵「以刀脅降，巡不屈，又降霽雲，未應，巡呼曰：『南八！男兒死耳，不可爲不義屈。』霽雲笑曰：『欲將有爲也，公知我者，敢不死！』亦不肯降，乃……遇害」。

廬舍經兵火，頭顱尚在門〔一〕。風掀灰燼迹，月澀劍鏃魂〔三〕。鼠穴頻遭斷，燕巢猶半存。
看花泪盈眼，寧忍復開尊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頭顱：骷髏。《戰國策·秦策四》：「頭顱僵僕，相望於境。」鮑彪注：「顱，首骨。」

〔三〕 燼：吹火，燃燒。月澀：月色暗淡。劍鋒：劍鋒。韓愈《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》：「冲天鵬翅闊，報國劍鋒寒。」梅堯臣《猛虎行》：「掉尾爲旗纛，磨牙爲劍鋒。」此泛指兵器的寒光。

碣石豺狼種，長驅出不虞〔二〕。是誰遺此賊，故使亂中都〔三〕。官府室如磬〔三〕，人家錐也無。有司少恩惠〔四〕，何忍復追呼。

【集評】

方回：《左傳》「室如懸磬」。「如」訓而，謂室而將空也。後人誤以爲似磬之空，非是，觀此對，則得本意也。（《瀛奎律髓彙評》卷三二《忠憤類》）

紀昀：後四句太盡。（《瀛奎律髓彙評》卷三二《忠憤類》）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 碣石：古代說法不一，此指漢樂浪郡碣石山，金部族發源地。《史記·夏本紀》：「鳥夷皮服。夾右碣石，入於海。」司馬貞索隱引《太康地理志》云：「樂浪遂城縣有碣石山，長城所起。」樂浪，漢武帝時所設郡名，在今朝鮮境內。又《金史·世紀》：「金之始祖諱函普，初從高麗來，年已六十餘矣。」

豺狼種：唐釋道宣《九箴篇》：「不孝不恭，世出豺狼之種；無禮無義，家生梟獍之兒。」宋程瑀《論蔡攸罪狀》：「臣謹按攸豺狼種類，固不可以人理責。」此指金人。不虞：意料不到。《孫子·謀攻》：「以虞待不虞者，勝。」李筌、杜牧注：虞，「有備預也」。《國語·周語中》：「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，規方千里，以爲甸服……以待不庭不虞之患。」南朝梁沈約《劉領軍封侯詔》：「及釁起不虞，咫尺宮禁，內參嘉謨，外宣戎略。」韓愈《瀧吏》：「不虞卒見困，汗出愧且駭。」

〔二〕中都：京都。《史記·平准書》：「漕轉山東粟，以給中都官。」司馬貞索隱：「中都，猶都內也。」王安石《乞制置三司條例》：「遠方有倍蓰之輸，中都有半價之鬻。」此指汴京。

〔三〕室如磬：即「室如懸磬」。謂室中空無一物。《左傳·僖公二十六年》：「齊侯曰：『室如懸磬，野無青草。何恃而不恐？』」杜預注：「時夏四月，今之二月，野物未成，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，在野則無蔬食之物，所以當恐。」楊伯峻注：「磬之懸掛，中高而兩旁下，其間空洞無物。」

〔四〕有司：官吏。古代設官分職，各有專司，故稱。少恩惠：沒有恩惠。杜甫《宿鑿石鋪》：「窮途多俊異，亂世少恩惠。」

叛將斬關入〔一〕，通衢列衆兵。軍聲逐飛瓦，殺氣暗前旌〔二〕。事定愁方劇，身危夢尚驚。乾坤空納納，何處寄餘生〔三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叛將句：宣和七年（一一二五）十二月，金完顏宗望至燕山，守燕山的郭藥師率軍出降。此後降附者甚多。這些人一直作爲金兵攻城掠地的前驅。金人邀取金縉，暴掠宮禁，也是郭藥師等人作嚮導。

〔二〕軍聲：金軍的鼓聲之聲。飛瓦：屋瓦飛落。蘇軾《次韻劉景文贈傅曦秀才》：「未能飛瓦彈清角，肯便投泥戲潑寒。」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卷七二，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記事：「敵薄城以來，每夜或日晡，柵中鼓聲四發，及得城後，擊於城上，謂之平安鼓，城中牆屋皆震，聞者不聊生。」前旌：本爲帝王或貴官儀仗前的旗幟，引申爲陣前，前線。唐劉長卿《行營酬呂侍御》：「受辭瞻左鉞，扶疾往前旌。」

〔三〕納納：包容貌。杜甫《野望》：「納納乾坤大，行行郡國遙。」

將士承恩澤，臨危勿擇安〔一〕。牛衣寒卧易，馬革裹屍難〔二〕。破虜陳奇計，策勳超達官〔三〕。兜鍪未可忽，從古出貂冠〔四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擇安：選擇安全。宋時瀾《增修東萊書說》卷三五：釋「魯侯伯禽宅曲阜，徐夷並興，東郊不開。作費誓」曰：「周公當國，伯禽就封……不擇安以遺子孫，亦足以見聖人大公，無適無莫之心也。」蘇轍

《寄孔氏顏樂寧》：「口腹不擇味，四體不擇安。」

〔二〕牛衣：供牛禦寒的披蓋物，如蓑衣之類。《漢書·王章傳》：「初，章爲諸生學長安，獨與妻居。章疾病，無被，卧牛衣中，與妻決，涕泣。」後以喻貧寒之士。馬革裹屍：謂英雄死於戰場。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：「男兒要當死於邊野，以馬革裹屍還葬耳，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！」

〔三〕策勳：記功勳於策書之上。《木蘭詩》：「策勳十二轉，賞賜百千強。」達官：泛指高官。韓愈《送鄭十校理序》：「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，其他學士皆達官也，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。」歐陽脩《歸田錄》卷上：「張僕射齊賢……淳化中，罷相知安州。安陸山郡，未嘗識達官，見公飲啗不類常人，舉郡驚駭。」

〔四〕兜鍪：古代士卒的頭盔。貂冠：古代侍中、常侍所著之冠。以貂尾和附蟬爲飾，故名。《南齊書·周盤龍傳》：「盤龍表年老才弱，不可鎮邊，求解職，見許，還爲散騎常侍、光祿大夫。世祖戲之曰：『卿著貂蟬，何如兜鍪？』盤龍曰：『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。』」

夷甫終隳晉，羣胡迫帝居〔一〕。王綱板蕩後，國勢土崩初〔二〕。戈戟連梁苑，頭顱塞浚渠〔三〕。天心應助順，側聽十行書〔四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夷甫：晉王衍字夷甫。隳晉：使西晉隳亡。《晉書·王衍傳》：「衍既有盛才美貌，明悟若神，常自比子貢。兼聲名藉甚，傾動當世。妙善玄言，唯談老莊爲事。每捉玉柄麈尾，與手同色。義理有所不安，隨即改更，世號『口中雌黃』。朝野翕然，謂之『一世龍門』矣。……衍雖居宰輔之重，不以經國爲念，而思自全之計。說東海王越曰：『中國已亂，當賴方伯，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。』乃以弟澄爲荊州，族弟敦爲青州。因謂澄、敦曰：『荊州有江漢之固，青州有負海之險，卿二人在外，而吾留此，足以爲三窟矣。』識者鄙之。……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，勒呼王公，與之相見，問衍以晉故。衍爲陳禍敗之由，云計不在己。勒甚悅之，與語移日。衍自說少不豫事，欲求自免，因勸勒稱尊號。勒怒曰：『君名蓋四海，身居重任，少壯立朝，至於白首，何得言不豫世事邪！破壞天下，正是君罪。』……使人夜排牆填殺之。衍將死，顧而言曰：『嗚呼！吾曹雖不如古人，向若不祖尚浮虛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猶可不至今日。』」

〔二〕王綱：國家的綱紀。杜甫《有事於南郊賦》：「王綱近古而不軌，天聽貞觀以高揭。」板蕩：《板》、《蕩》是《詩·大雅》中兩首譏刺周厲王無道而導致國家敗壞、社會動亂的詩，後因以指政局混亂或社會動盪。唐太宗《賜蕭瑀》：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誠臣。」土崩：喻崩潰敗壞，無法收拾。《史記·平津侯主父列傳》：「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，不在於瓦解，古今一也。何謂土崩，秦之末世是也。」蔡邕《劉鎮南碑》：「漢室大亂，禍起蕭牆，賊臣專政，英雄虎爭，縣邑閭里，奸宄煙發，州縣殘

破，天下土崩。」張九齡《和黃門盧監望秦始皇陵》：「土崩失天下，龍鬪入函關。」

〔三〕梁苑：西漢梁孝王的別苑，故址在開封東南。浚渠：指浚水。《河南通志》卷一七《水利上·開封府祥符縣》：「浚水，舊在城北。《竹書紀年》：梁王三十一年，始爲大溝于北郭，以行圃田之水。像而儀之曰『浚儀』。《志》云：城西三十里有寒泉陂，《詩》所云『爰有寒泉』，在浚之下。後爲汴水所奪。」《繫年要錄》卷四，建炎元年四月庚申記事：「初，敵縱兵四掠，東及沂、密，西至曹、濮、兗、鄆，南至陳、蔡、汝、潁，北至河朔，皆被其害，殺人如刈麻，臭聞數百里，淮、泗之間，亦蕩然矣。」

〔四〕側聽：側身而聽，表示有盼望敬畏之意。蘇軾《上仁宗皇帝書》：「側聽逾旬，威命不至。」十行書：皇帝的詔書。《後漢書·循吏傳序》：「其（光武帝）以手蹟賜方國者，皆一札十行，細書成文。」後以「十行」指代皇帝的手札或詔書。蘇軾《次韻張昌言喜雨》：「遙聞爭誦十行詔，無異親巡六尺輿。」

黃^①事多反覆，蕭蘭不辨真^②。汝爲誤國賊，我作破家人^③。求飽羹無糝，澆愁爵有塵^④。往來梁上燕，相顧却情親。

【集評】

馮舒：第三四可贈荆溪。（《瀛奎律髓彙評》卷三二《忠憤類》）

馮班：「汝」字未曾下根。（《瀛奎律髓彙評》卷三二《忠憤類》）

【校記】

①黃：《瀛奎律髓》作「萬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黃事：朝廷之事。古以五色配五行五方，土色黃，居中，故以黃為中央正色。《詩·邶風·綠衣》：「綠兮衣兮，綠衣黃裏。」毛傳：「黃，正色。」引申為不偏不倚，無過與不及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號》：「美不能黃，則四方不能往。」揚雄《太玄·太玄文》：「黃不黃，何為也，曰：小人失刑中也。」范望注：「黃，中也；不黃，故失中也。」引申為中外的中，即朝廷。又古稱帝位為「黃屋」。《北史·魏諸宗室傳論》：「至如神武之不事黃屋，高揖萬乘，義感隣國，祚隆帝統。」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卷一二三，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亥記事：「上（高宗）語秦檜曰：「朕本無黃屋心，今橫議若此，據朕本心，惟有養母耳。」」反覆：亦作「反復」。變化無常。《詩·小雅·小明》：「豈不懷歸，畏此反覆。」杜甫《又上後園山脚》：「到今事反覆，故老淚萬行。」《瀛奎律髓》改「黃」為「萬」，與下句解釋不甚妥帖。蕭蘭：蕭艾和蘭，借喻小人和君子。屈原《離騷》：「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為